

诗词的女儿叶嘉莹：弱德不是弱者

□ 李峥嵘

学有道

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



2020年,《感动中国》的颁奖词这样称赞她:“桃李天下,传承一家。你发掘诗歌的秘密,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。转蓬万里,情牵华夏,续易安灯火,得唐宋薪传,继静安绝学,贯中西文脉。你是诗词的女儿,你是风雅的先生。”

11月24日,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、诗人叶嘉莹逝世,享年100岁。叶嘉莹的逝世引发了广泛哀悼,人们赞美她的品格和对诗教的贡献。在此,我想谈谈叶嘉莹提出的“弱德”对家庭教育的启发。

诗歌慰藉命运的重压

叶嘉莹一生颠沛流离,历经离乱丧痛。她于1924年出生在北京,本姓叶赫那拉,小名为“荷”,3岁便随父母背古诗。17岁叶嘉莹考上大学的同年,母亲去世。考入辅仁大学后,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。25岁时,丈夫入狱。次年夏,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也一度入狱,获释后丢了教职。她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,晚上在走廊里铺张席子休息,白天背着女儿去工作。

1966年,叶嘉莹赴美任教,传播中国文化,第二年一家人在美国团聚,生活才逐渐好转。好景不长,1976年,长女夫妇因车祸遇难,她一口气写出10首



图为2016年,叶嘉莹和孩子们在一起。视觉中国供图

《哭女诗》。

年少丧母、战乱流离、婚姻不幸、中年丧女……这些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幸的,但叶嘉莹说:“所谓弱者,只会趴着任人鞭打,所谓弱德,却是在命运的重压之下,从容地走完自己的路。我有弱德之美,但我不是弱者。”

大寄托、大担当、不内耗

在叶嘉莹看来,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,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,这就是所谓的“弱”。而在苦难之中,你还要有所持守,完成自己,这就是“弱德”。

叶嘉莹的弱德的内核是有大寄托、大担当、不内耗。

首先说大寄托。无论是诗歌、艺术,还是科学、研究,或者是生活美学,都能慰藉坎坷的平生。叶嘉莹遇到了

人生的困难,都是诗词帮她渡过去。而她又将诗歌和教育相结合,将利人与利己相结合,将短暂的人生与长久的文化传承相结合。对诗的俯拾,亦是她一生的平仄。

她常常谦逊地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教书。1979年,56岁的叶嘉莹从美国回国教书。从1945年大学毕业算起,她在讲台上站了70多年。“我虽然没有什么成就,但是我对于读书研究,真是做到了发愤忘食,而且也确实乐以忘忧,在读书中,自得其乐。”90岁生日时,她说:“如果人有来生,我就还做一个教师,仍然要教古典诗词。”95岁时,她又提起另一个愿望:“在有生之年,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后学者。”在她看来,“我一直在教书,这是情不自己。”

不止一次有人问她学习古诗词有什么用,中国古典诗词会灭亡吗?她用自己一生证明了古诗词会影响做人的深浅厚薄,会带来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命,也坚信古典诗词不会灭亡。“只要有中国人,古典诗词就不会亡。”

再说大担当,叶嘉莹是怀着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去教书,而不是为了赚钱。生活极度节俭的她先后捐出3568万元,用以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。有人好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?叶嘉莹说:“我的莲花总会凋落,我要把莲子留下来”。

这也正如叶嘉莹在《一蓑烟雨任平生:苏轼词》扉页所写:“我亲身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、高洁的世界,而现在的年轻人,他们进不去,找不到一扇门。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,让大家能走进去,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。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。”

叶嘉莹是弱女子,但她不内耗。早年间,她曾给学生讲解欧阳修的“人生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时,说:“聚的那一刻,生的那一段,你好好地享受了吗?不要管明天的别离,好好享受今天的花开和相聚”。

叶嘉莹把小小的我投向更广大、更恒久的追求。她认为,凡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,而是用生命和生活去写诗的。而她也用生命去讲诗、传诗。“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,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。”这也是值得我们传承和怀念的美好品格。

(作者系北京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、教育科普作家)

“结账”与“结帐”,孰是孰非

□ 李英



前阵子有网友发帖称,自己在迪士尼的商店收银处看到了用中文写的“结帐”,心生疑惑,感觉“帐”是个错别字。帖子下面有很多留言,大家议论纷纷,有人认为确实是错别字,应该写成“结账”;也有人说不是错别字,可以这么用。

早在去年,话题“账与帐很多人分不清”就冲上过热搜,当时是围绕着“账号”与“帐号”展开了讨论。不怪大家迷糊,因为“帐”和“账”的关系有点复杂。

“帐”字出现得早,本义是张挂在床上的床帐。分析字形,就知道它为什么表示床帐了。它左边的“巾”是形旁,表示这个字的本义和“巾”有关系;右边的“长”是声旁,代表读音。



“巾”的配图和流变。(作者供图)

我们再进一步追溯“巾”的本义:它是个象形字,甲骨文像一条两头下垂的织物,是佩戴在衣服上的丝巾,既用来装饰,又可以擦汗、擦东西。带“巾”的字一般与布帛、服饰、纺织品有关,比如麻布的“布”、财帛的“帛”、帽子的“帽”、腰带的“带”、手帕的“帕”、旗帜的“帜”、窗帘的“帘”等。

床帐也是用织物做成的,所以“帐”带有“巾”。后来“帐”泛指可以挂起来起遮蔽作用的帷幕,比如“军帐”“营帐”等。“帐”还有一个引申义,即名册、簿籍。有学者指出,这个义项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,到了唐代应用更为广泛,在文献中多次出现“计帐”“簿帐”等用法。因此用“帐”来表示账目、账本,是有渊源的。为什么“帐”会引申出这个义项呢?学界有不同意见。有人说可能是古人把账目记录在布帛上,挂起来保存。

那“账”字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?这个字出现较晚。据学者考证,可能诞生于清代。清代翟灏《通俗编》讲“今市井或造‘账’字用之,诸字书中皆未见”,指出市井百姓创造出了“账”这个字。清代毕沅《经典文字辨证书》有“帐,正;账,俗”,意思是“帐”是正字,

“账”是俗字。清代王鸣盛《蛾术编》:“今俗有账字,谓一切计数之簿也。”强调“账”专门用于账本、账目等。“账”是个形声字,左边的“贝”是形旁,表示它的本义和“贝”有关;右边的“长”是声旁,代表读音。



“贝”的配图和流变。(作者供图)

我们进一步追溯“贝”的来历:在甲骨文里,“贝”是海贝的样子。远古时期,海贝十分难得,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它作为货币。带“贝”的字大部分和钱有关,比如“贩卖”的“贩”、“购买”的“购”、“贸易”的“贸”、“赊欠”的“赊”、“赚钱”的“赚”、“赔钱”的“赔”,以及“贵”“贱”等。其实“买”和“卖”从前的字形里也有“贝”,只是汉字简化后看不出来“贝”了。做买卖肯定要有银钱、财物的出入记录,也就是“账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“账”中带“贝”,完全符合造字原理,非常科学。

尽管“账”字已经在市井出现,但是清代官修的《康熙字典》并未收入“账”

字。民国以后,“账”字才正式进入字典。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首次收录“账”字,释义为“‘帐’,俗字”。1964年公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把“帐”和“账”列为两个单字,分别对它们的繁体进行了简化。1977年,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(草案)》(俗称“二简字”)把“帐”和“账”的繁体字都简化成了“帐”。1986年,“二简字”被废除。1988年发布的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又重新把“帐”和“账”列为两个规范字,收入其中。

从趋势来看,国家推荐的语言规范有意将“帐”与“账”进行语义和职用上的分工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两个字仍然广泛通用,大众更多地使用“账”,财会、金融行业则倾向于使用“帐”。2001年发布的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,将“账本”列为推荐词形。2024年6月29日,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〉的决定》公布,该决定明确表示“将相关条文中的‘帐’修改为‘账’”。

因此,现在“账本”“账号”“账目”“结账”是更加规范的说法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委员、文学博士)